

魏鄭公諫錄目錄

卷之一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諫簡點中男人軍

諫復龐相壽任

諫斬叱奴騫

諫武官起服

諫討擊馮盎

諫科祖孝孫罪

諫決王文楷杖

魏鄭公諫錄



諫皇甫德叅上書以爲訛謗

諫國家愛珠

諫西域諸國入朝

諫科圍川縣官罪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諫於虢州採銀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諫遣使西域市馬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卷之二

諫聘鄭仁基女爲充華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諫處張君快等死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諫貴顯仁宮官司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諫出韋元方爲華陰令

諫平高昌以爲州縣

諫高昌不失臣禮

諫封禪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還

諫禁張士貴

諫案驗告訐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諫新羅國獻美女

諫閹豎妄有所奏

諫責房玄齡等

諫李弘節家人賣珠坐所舉

諫上書多論綾錦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卷之三

對突厥大雪

對北蕃擾亂須發兵

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

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對隋日禁囚

對齊文宣何如人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對為政之要務全其本

對為君之道先存百姓

對西胡愛珠

對奏事戰懼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對西蕃通來幾時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對鐵之為用

對侍臣金無諫爭

對李密王充優劣

對吐谷渾使人懼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對隋日出山東養馬

對隋主人突厥界

對不見讜言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對人君所務寬厚

對向曉後有一星

對人身假令無病

對百姓藉我撫養

對百姓大似信佛

對兒子常一處

對無事與公等飲

對言者君子之樞機

卷之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對周齊末主優劣

對平定四方

對刑法寬猛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對隋大業起居注

對帝王有盛衰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對月令早晚有

對讀書善事

對弘演內肝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對百姓安否

對守文創業

對君臣治亂

對山崩川竭

對隋主博物有才

對往歲馬料

對古今人同異

對慶善樂爲文舞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對漢代常以八月選子女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對封禪

對積德累仁

對賢人出仕

對帝王不能常理

對加謫謫罪

對陵敬乞貸責所舉

對高麗三蕃僧求學

對可愛非君

卷之五

或奏公阿黨親戚

權貴疾公

霍行斌告變

房玄齡考績不平

侍宴於丹霄門

論止足之分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御西堂宴集

文德后載誕侍宴

進五代史

讓左光祿大夫

太宗移舊閣

太宗即位有上書者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皇孫載誕侍宴

上類戴氏禮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豫章公主薨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辭太子太師

手詔問疾

手詔重問

賜殿材為起堂

太宗親臨喪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太宗臨朝詔羣臣

卷之六新增

對人主明暗

對天子無所畏憚

對治國如治病

對作飛山宮

疏陳十思

疏取鑒於隋

疏信用君子

疏宜信大臣

對朝臣不論事

疏言漸不克終十事

目錄終

皇朝八卷錄

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魏鄭公諫錄卷之一

唐書吏部郎中王芳慶集明尚書部山東清吏司主事高吳華雲校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太宗初即位詔關中免二年租賦關東給復一年又有
勅已役已納並遣輸了明年總爲准折公諫曰臣伏見
八月九日詔率土皆復一年老幼相歡式歌且舞在路
又聞有敕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
至明年總爲准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非平分萬
姓均同七子然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知皆謂國家追
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

信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如國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爲况以太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爲計者於財利則小益於德義則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

諫簡點中男人軍

簡點使出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令取中男勅三四出公執奏不可德彝重奏稱今見簡點使云中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敕中男雖年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公又不肯署勅太宗召公作色讓之曰男若實小不點人軍若實大是其詐妄依式點取於理何妨耶如此固執

不解卿意公正色曰臣聞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中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然此年來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耶但爲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鬪志若多點取人還充雜役其數雖多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僞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三數皆是不信復何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公曰陛下初即位詔書云逋租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所司列爲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

下自秦王爲天子國司不爲官物其餘官物復將何有
又關中免二年租賦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欣
悅尋更有敕云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從此放免便是
虛何國恩若已折已輸並令總納所免者皆以來年爲
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怨已徵得物
便點入軍來年爲始何所取信又共理所寄唯在縣令
刺史年常檢閱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僞望下
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朕向見卿固執疑卿蔽於此事
今論國家不信乃是人情不通朕不審思過亦深矣行
事往往如此天下若爲致化乃停取中男賜金甕一口

諫復龐相壽任

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自陳幕府之舊
太宗深矜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他物祇
應爲貧賜爾絹百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過公進諫曰
相壽猥濫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
厚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數
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
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爲王與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
海作主旣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
重任侍臣云爾若重任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

執既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諫斬叱奴隲

侍御史張仲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隲盜用官倉案驗竝實太宗令斬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不合死太宗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滋多公諫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更復有重者又何以加焉太宗從之

諫武官起服

武官丁艱憂屢有起服者公諫曰國家草創之初武官不格喪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奪其情必有金革之事自有墨纒之經太宗曰朕思之然為武事未息如不可即止

諫討擊馮盎

嶺南諸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蘭暮中郎將牛進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公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兵運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反形未成無容動衆太宗曰嶺南告者道路不絕柰何云反形未成耶公曰馮盎若反即須反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被掠州

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凡所告者皆論田洞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既懷誠信又喜於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負外散騎侍郎李公淹充使既至蓋即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州咸言馮蓋反人皆勸朕須振兵威言者既多不能無惑唯魏徵以為千石之弩不為懸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為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但懷之以德必不召自來朕命一介使人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微不可不賞乃賜緡百

匹

蒲州蒲阪也
今河中府

諫科祖孝孫罪

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教曲多不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乎乃勅所司令定其罪公進諫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差舛責及孝孫臣恐天下貽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腹心應須忠正何反附下罔上為孝孫為辭溫彥博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於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責臣至此臣常奉明旨云勿臨時嗔怒即

魏鄭公諫錄 卷三
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此為責祗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於陛下太宗怒猶未已慄然作色公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群臣衆庶有以窺陛下太宗意乃解

諫決王文楷杖

裴寂坐事免放歸鄉宅寂表乞住京師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長安令王文楷坐不發遣令笞三十公進諫曰裴寂所為事合萬死今陛下念其舊功不置於法唯解其官止削半封合流之人尚自給假况寂放還鄉宅古人云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愚以為文楷識陛下恩貸見寂是大臣不時蹙逼論其此情未合得罪太宗曰朕令寂拜掃豈非禮耶乃釋文楷不問

諫皇甫德叅上書以為訕謗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皇甫德叅上書言朕修營洛州宮殿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髻當是宮中所作也此人欲使國家不役一丁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髻乃稱其意耳事既訕謗當須論罪公進諫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可為長太息者五自

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心激切即似訛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太宗白朕初欲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者因賜絹二十匹

諫國家愛珠

使者從奚契丹中返者太宗問其土俗對曰最愛肉珠以數百珠博一馬太宗曰何為愛重此物對曰穿以繫頸及交絡身太宗哂之公曰此物誠不足重人各有所惑西域諸胡愛重珍寶若遇好珠則傾家市取乃劈肌膚藏之於身內此人有所經過咸共敬重其意所須莫不資給人聞皆以為笑然國家今日亦太重之太宗曰魏徵即以我為一胡也事皆如此往者見林邑使人每旦磨沉水等諸香用塗身體皆共笑之以為虛費我今愛重此物與彼亦何異乎有識者還共笑我耳安可不深思也

諫西域諸國人朝

高昌主麴文泰將入朝也西域諸國咸欲遣使乃勅胡人厯怛紇干使往西域引諸國使入朝公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有勞役則不能安往年高昌主來入貢馬纔數百匹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復加於此也若任

其興販邊人則獲其利若引為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
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寧晏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
武不許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
減千人使緣邊諸州將何取給事既不濟人心萬端後
方悔之恐無所及太宗然其議乃追歷恒紇干還

諫科圍川縣官罪

或奏云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宮還至圍川
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却宮人安置靖
等又近有宮人使至始平縣縣令已安置訖右丞裴載
家口後至移動宮人不加禮敬太宗聞之大怒曰此等

官職都不由我皆由李靖王珪等乎何見李靖王珪等
如此見我宮人都不禮遇始平官司司空處約等決杖一
百解官仍案驗圍川官人及李靖等公進諫曰李靖王
珪皆知禮法必不許移動宮人自取好處此或言者過
誤發陛下嗔怒如其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
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僕隸其委付事理不同較其
輕重全無等級又靖等出外官人訪朝廷法式歸來陛
下問百姓疾苦靖等自不可不與官人相見官人等亦
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唯得供其飲
食自外何所參承若以此罪責及官人不益陛下德音

徒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寢不問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為不得請倍永嘉公主然永嘉公主即太宗之妹也公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禮有尊崇或可惜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匹詣公宅宣令謂公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事即道勿為形迹也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太宗問公曰朕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否對曰貞觀之初陛下銳情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事觸類為善志存儉約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至於諫爭時有忤色以此

爲有異耳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公奏治書權萬紀侍御史李仁敬俱以告訐爲正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之用乃騁其姦計附下周上多行無禮以取強正之名誣房玄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有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群臣若群臣信挾回邪獨不可以小謀若群臣素無矯僞空使上下離心以玄齡張亮之徒猶不得申其枉正其餘踈賤之類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神再思自任二人已來有事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如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默然無以應賜絹五百匹俄而姦狀漸露遂免仁敬而出萬紀

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魏王文德皇后所生太宗特所寵異貴要言三品以上多輕蔑王者意欲誣毀公等以激怒太宗太宗大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徃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即非天子耶徃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天子兒即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

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躡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爲蔑我兒耶我若教之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公正色而進曰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列諸侯之上諸王用之爲公卿若不爲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爲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若國家網紀替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太宗聞之喜形於色謂群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

諫於號州採銀

號州統軍裴師利奏諸山大有銀鑛採之極有利益勅殿中少監趙元楷令諸國府衛士及百姓採之類爲勞擾公進諫曰昔堯舜置璧於山投珠於谷所以崇名顯號見稱于祀陛下巍巍盛德思與堯舜比隆戡定大功遠踰湯武之烈所急在於仁義所寶豈是珍竒珍竒旣積仁義必損且勞役衛士與下爭利人不見德將何取焉太宗深納之即令停廢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太宗御兩儀殿謂公曰朕比來所行得失所布政化何如昔年對曰若威之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論若德義潛通人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亦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朝應由德義所加德義不如昔時功業何以得益公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爲心今以海內無虞漸更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是不如往時太宗曰今所行與往者何以爲異公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爭悅而從之四年以來不悅人諫雖僂俛聽受而終有難色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公遂指陳之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罪死孫伏伽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遂賜蘭陵公主園隄錢百萬或曰所言尋常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某州司戶叅軍柳雄於隋資妄加等級人有言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當與死罪遂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少卿戴胄奏云法止合徒陛下曰我以與其斷當但與死罪胄曰陛下即不時殺非臣所及付臣法司法不合死不敢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爭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欣然赦之曰曹司但能爲我作如此守法

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者某縣丞皇甫德
叅上書有忤聖旨陛下以爲訕謗臣奏稱賈誼當漢文
之代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長太息者五自古上書率
多激切若不激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于
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然意甚不可此是小難於受
諫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
公向未道之時都自言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始覺志
意漸移公但常保此心朕終不違公語也

諫遣使西域市馬

太宗遣使西域立葉護可汗又別使齎金帛歷諸國市
馬公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卽緣諸
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得立則不
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爲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馬
市旣不可得縱得馬亦還路無從但使彼安寧則諸國
之馬不求自至矣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
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鑿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
馬將以安之乎乃償其道里之費而反之漢光武有獻
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
施爲皆邈擬三王之上柰何至於此事欲爲二帝之下
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

則珠不求自至求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如不能慕漢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欣然而止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益州及北門造綾錦金銀等作公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耻

魏鄭公諫錄卷之一

魏鄭公諫錄卷之二

唐尚書吏部郎中瑯琊王芳慶集明尚書戶部山東清吏司叢書句吳華雲校

諫聘鄭仁基女爲充華

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爲充華詔已施行冊使將行公聞已許嫁陸氏遠進諫曰陛下爲人父母子愛萬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爲心故君處臺榭則欲人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人無饑寒之患願嬪御則欲人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

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
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乃手詔答之
深自尅責遂停冊使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
部尚書王娃御史大夫韋挺等內外群官奏稱許適陸
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即止陸爽又抗表云其
父存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資財無婚媾文涉太宗
謂公曰群臣或阿順旨陸氏何爲分踈公曰以臣度之
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謂也公曰
太上皇昔平都城得辛處儉婦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太
上聞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爲萬泉令每恐懼不全首領
此陸爽謂陛下今雖容之恐陰加譴責所以反覆自陳
不足多恠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
未能使人必信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蜀王妃父楊譽競嬋爲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問未及與
奪其子爲千牛於殿庭自列云五品已上不合留身以
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淹歷歲年太宗聞之
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猶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即令
杖仁方一百免所居官公進諫曰城狐社鼠皆是微物
爲其所憑恃除之不易况外家公主舊號難治漢晉已

來莫能禁禦武德之中已多驕逸陛下登極方已肅然
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
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
古能禁此事唯陛下一人備預不虞為國常道豈以水
未橫流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可太宗曰誠
如公言向未思耳然仁方專擅禁不奏聞雖不合重罪
宜少加懲肅答三十放之

諫處張君快等死

刑部奏張君快歐陽林謀殺蘇志約取銀君快不下手
貞觀九年三月赦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經門下奏
定刑部郎中高敬言舉斷合死門下執依前奏尚書任
城王道宗錄奏太宗謂侍臣曰國有常典事迹可明何
得各為意見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當御史奏之太宗
曰君快等謀為劫殺何得免死因令殺之公進諫曰據
律劫賊傷財主者皆死謀殺之條元謀者斬下手者絞
餘皆配流劫賊重謀殺輕赦是一時之恩劫賊不傷財
主免死配流則君快從重法被寬而刑部於後從輕法
斷死臣實有疑太宗曰幾人行劫公對曰三人下手者
處死罪太宗令議議定奏聞太宗曰三人謀從二人之
言因令配流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魏王師王珪奏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道不下馬今皆失於儀准太宗怒曰爾等並自尊貴卑下我子此爲非法我不能行公諫曰自古迄今親王在京師者班次三公吏部尚書侍中中書令並三品也若此等爲王下馬王又不可安然訪諸故事則無可准行之於今自隳國法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朕百年之後以爲君也然則人之存亡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立嫡孫若無嫡孫即立諸子以此而言亦須崇敬比孫於我不亦近乎公曰殷家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覬覦塞禍亂之源本爲國家者所宜深慎陛下向責王珪乃忿怒肆情不可以聞於臣庶太宗怒乃解

諫責顯仁宮官司

太宗東巡將入洛次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公進諫曰陛下今幸洛州爲是舊征行處喜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人未蒙德澤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或以不爲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存奢靡旣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每命在下多作獻食好爲供奉儻不好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

必有其競爲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傳陛下目所親見爲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須戰戰兢兢每事儉約參蹤盛烈貽訓子孫柰何令在下之人悔不爲奢麗也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啻足矣爲不足萬此亦不足矣太宗大驚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而今而後庶無此事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代國公李靖英國公李勣等擊突厥牙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陁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於河南處之公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爲寇百姓冤讎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柰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自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溫彥博曰不然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服滅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

德惠終無叛逆公曰不然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
郭欽江統請逐塞北武帝不納欽統等言數年之後遂
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
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不然聖人之道無
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授護
之使居內地指麾教導示以禮法數載之後自爲農夫
選其首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
單于於內部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遂用
彥博計徵說與史同彥博與史不同
諫出韋元方爲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使過所供遲晚給使奏之太宗大
怒出元方爲華陰令公進諫曰帝王震動若雷霆怒須
當罪何得妄發前爲給使夜行遂出勅書事似軍期誰
不驚駭但宦者之徒古來難狎輕爲言語易生患害獨
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太宗深納其言
諫平高昌以爲州縣

高昌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公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
主先來朝謁自後屢有商胡稱其過絕貢獻不禮大國
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
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

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

諫高昌不失臣禮

太宗謂侍臣曰高昌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自內懼今欲永隆功業唯在上下不驕進拔忠謇以自匡正黜貪殘用忠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三道守茲寶位公進言曰臣觀古帝王撥亂創業必自誠懼採芻蕘之言從忠讜之策天下旣安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諫張良漢王畫計之臣及高祖爲天子廢嫡立庶良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言况陛下功業之盛以漢高祖方之彼不足言唯即位十有五年聖澤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係意方欲納用忠良開正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並飲桓公謂叔牙曰曷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笑謂公曰朕不忘布衣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諫封禪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太宗欲封太山數與房玄齡等言及封禪太宗欣然於是群臣咸稱述功德以爲時不可違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晚公諫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公極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乂安耶曰乂安矣遠夷不慕義耶曰慕義矣嘉瑞不至耶曰至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公對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諸夏乂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爲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長患十年疼痛不息醫療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爲良醫除其疾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爲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落已東暨乎海岱藿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乎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終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灾風雨之警又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懇亦有與人之誦衆無以

奪於是乃止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公省其當否有所疑者輒於狀傍注帖西行諸將並不得考公乃諫曰臣聞採尺璧者棄其微瑕錄大功者不論細過西行諸將雖無大功君集萬均克平寇亂不辱國命跋涉艱阻來往二年考其勤勞與在家者不異若使人無怨讟亦不可勸勉將來臣愚以謂西行諸將君集萬均以外五品已上有功勲無罪殿者其考請更斟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太宗從之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還

太宗幸同州校獵親格猛獸晨出夜還公諫曰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爲誠昔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表盜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馳六轡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若欲自輕其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曰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入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雖有烏獲之猛逢蒙之伎不可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今

日撞亡秦之鐘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亟
反宮上即日還臣竊思此數帝之心豈同木石獨不好
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爲國不爲
身也臣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
闡行荒野踐深林涉豐澤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
情之娛釋格獸之樂上爲宗廟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
宗曰昨夜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以後深用爲
誠

諫禁張士貴

太宗因教習不整遣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郎將等士
貴坐杖輕下吏公諫曰臣在外竊聞大將軍張士貴坐
行杖阿縱送付大理臣以爲教習不整官司誠合重責
但將軍之任職在爪牙委以心膂取其誠效行杖小有
不稱未是將軍之罪且使將軍執杖已不可爲後法又
以杖輕加責彌復驚駭物情假令推得阿私終恐有虧
聖德太宗大笑遽令釋之

諫案驗告訐

太宗聽告訐之言案驗多謬公進曰凡欲致化必在上
下相親朝廷輯睦今則告訐者進過惡者不齒君子苟
免小人遂志莫相勸誠任其是非國俗如此何以求化

太宗納之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或告大將軍薛萬均平高昌日與高昌婦女有私勅大理卿孫伏伽推鞠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對問公諫曰萬均兄弟誠款蚤著姦私之事虛實難明若罪狀顯然錄付伏伽自了若事無指約萬均必是有辭遣大將軍與破亡婦女對辨姦穢辭既不伏聽者必疑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故秦穆公飲盜馬之酒楚莊王赦絕纓之客且楚莊秦穆並夷狄之諸侯列名五伯垂芳千祀況陛下以萬乘之主道高堯舜作之不法何以示遠太宗納其言而罷焉

諫新羅國獻美女

新羅國獻美女公諫曰臣一昨在內略聞新羅國重更進女未委逗留計蕃夷獻女誠不足恠但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微虧聖德悔不可追且願詳擇事宜以禮告示申其使人誠款必不得已然後遂其所欲則遠夷悅服人無謗言太宗喜形於色而遣之

諫閻豎妄有所奏

閣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公進諫曰閣豎雖微
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
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原太宗
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諫責房玄齡等

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
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
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公進曰臣不解陛
下所責亦不解玄齡等謝玄齡等並是大臣即陛下股
肱耳目有何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臣所不解且所
為有利害役功有多少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成之
所為若非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也玄
齡等問既無事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
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諫李弘節家人賣珠坐所舉

桂州督李弘節身死之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言
於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賣珠
所舉者豈得無罪勅案之公諫曰陛下生平疑此人濁
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過罪舉者臣不知所謂
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

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沒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諫上書多論綾錦

或有上書者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比來多論綾錦却不言獵射公對曰綾錦雖陛下所好比之猶差從禽不強人所不能古人有言曰道所以不言言亦知不可得太宗笑曰理實當然魏徵之言亦何由可得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太宗移魏王於武德殿院公諫曰此殿在內處所寬闊叅奉往來極爲便近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是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欣然從之

魏鄭公諫錄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鄭公諫錄卷之三

唐尚書吏部郎中瑯琊王慶集明尚書郎山東清吏司書句兵華雲校

對突厥內大雪

北蕃歸朝人奏稱突厥境內大寒雪人饑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其人情大惡太宗聞之謂公曰觀古來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虐任小人則亂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卿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欲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卿以為何如公對曰昔晉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戰數勝戰數則人疲數勝

則主驕以驕主馭疲人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然之

對北蕃擾亂須發兵

太宗謂公曰今北蕃擾亂須發兵收取河南地公對曰突厥雖亂未甚指的必其牙所有事自不敢住在河南臣愚請更詳審太宗曰古有好仁義而亡者有好戰伐而滅者朕意止欲安靜得非病耶公對曰靜者爲化之本

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

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公對曰不然凡人居安樂則驕逸驕逸則思亂思亂則難化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來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公對曰此指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爲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右僕射封德彝等咸共非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公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

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復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爲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日則得太平紂爲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日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淳樸至今應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彞等無以難之然咸以爲不可太宗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契丹靺鞨內附突厥破滅部落列爲編戶太宗每謂侍臣曰貞觀之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而已我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夷賓服突厥萬代以來常爲勍敵今頭首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不動干戈數年之間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又復謂公曰五雖有美質在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約我以仁義弘我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匠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見之公再拜謝曰匈奴破滅海內康寧自是陛下威德所加實非群下之力但喜逢明聖不敢貪天之功太宗曰朕能任公公稱所委其功獨在朕乎何敢飾讓也

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問公公對曰觀此人意見殊乖大體若請陛下不任百司親庶事豈唯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對隋日禁囚

太宗論隋日禁囚公對曰臣昔在隋時聞有盜發煬帝令士澄捕之但有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恠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纔被放出亦遭推劾不勝苦痛虛以自誣元濟因此更事尋究二千人內唯有九人不明又按驗九人四人非賊有司不敢執奏遂並殺之太宗曰非唯煬帝無道之君臣下亦不盡忠須相臣諫不避誅戮豈得苟行諂佞求悅譽乎君臣如此何能不敗賴公等共相輔弼遂得圉圉空虛欲公等善始令終常如今日

對齊文宣何如人

太宗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公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即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任青州長史嘗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使勞更無罪過反授小州所以不就乃顧謂遵彥曰此

漢有理因令捨之太宗曰往者盧祖尚不肯受官朕遂殺之宣帝雖顛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即殺之大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所無及宜復其官蔭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太宗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平之糝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槩也公對曰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對爲政之要務全其本

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霄殿謂群官曰爲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令中夏又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咸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見隋煬帝纂祚之初天下強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頡利近者足爲強大意既盈滿禍亂斯友喪其大業爲臣於朕葉護可汗亦大強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亂奄致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衆叛親離覆基絕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湯之德自覩此輩何得不誠懼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並宜勉力

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公對曰陛下弘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矣然每覩非常之慶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至慎無以加此臣聞鮑叔牙飲桓公呪曰願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飯牛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叔牙之願矣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勵足使懦夫立節

對爲君之道先存百姓

太宗問拓設使人曰拓設兵馬今有幾詐對曰見有四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以自啖腹飽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長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旣多所須亦大旣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爲之解體怨讟旣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公對曰古者聖哲之王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古之大義

對西胡愛珠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貪財損已實爲可笑太宗曰勿唯笑胡今官人

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胡之愛珠
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群小踈遠忠正
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為
可笑公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
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
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
免人笑

對奏事戰懼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裴始畢上書論西蕃事意頗有
情理朕與共語非常戰懼今奏一事人亦應如此公對
曰天顏俯臨豈得不懼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
五日反覆尋思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常易
事尚難如此況爭諫之人出言皆是觸忤賴蒙陛下假
其顏色若不如此理終不申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但為威勢既高下情
不能上達加以小人君子雜處其朝任不得人逐至亡
滅公對曰巧佞忠正無代不有但相時君所好而進若
用忠正則理用邪佞則亂必然之理也太宗曰為帝王
者必須慎其所與只如鷹鷄鞍馬聲色殊味朕若欲之

隨須即至如此等事常敗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公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髡曰寡人所好與古者聖王同否髡對曰古者聖王所好有四今王所好唯有三種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古者好賢王獨不好齊王曰今無賢可好也髡曰古之美色即有西施毛嬙奇味即有龍肝豹胎善馬即有飛兔綠耳此等今既無之王之厨膳後宮外廐今亦備矣王若以今之無賢未知前代之賢得與王相見否太宗深然之

對西蕃通來幾時

太宗嘗御瑤池殿顧謂侍臣曰西蕃通來幾時公對曰禹貢云西至流沙又云西戎即叙不明境域所至漢武帝置燉煌張掖等郡自此已後漸通西域太宗謂群臣曰朕聞漢武帝時為通西蕃中國百姓死者太半此事著在史籍不能其道但隋後主欲開葱嶺已西鎮守俱未當死者繼於道路如聞流沙已西仍有隋破壞車轂其邊即有白骨狼籍北築長城東渡遼水征伐不息人無聊生天下叛之聚而為盜煬帝安然恣其所欲遂至滅亡祇為不聞其過朕以此事永為鑒誠今與諸公共理百姪但有不可行即向朕言勿得面從苟相悅譽且

朕素無學術未開政道一日萬機不能盡經耳目所有處斷恐獨見不明致有失所所以委公等公等善相輔弼使兆庶得所此乃長保富貴蔭及子孫若尸祿曠官苟貪榮利必加黜辱終不容捨朕既以漢武帝隋後主爲龜鏡公等亦須常將此事相規諫也群臣並拜謝公進曰陛下思弘至化砥礪群下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但恐識度愚淺無益萬分臣聞漢武帝承五代之資天下無事府庫充實士馬強盛遂思騁其欲以事四夷聞狗醬而開邛轅貪良馬而通大宛北逐匈奴南征百越老弱疲於轉輸丁壯死乎軍旅海內騷然戶口減半至於國用不足府庫空虛乃權估鹽鐵征稅關市課算舟車告緡賣爵侵漁百姓萬端俱起外內困窮無以給邊費議以營田代卒糞以助軍迄於暮年方始覺悟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民侯僅以壽終幾及大亂煬帝恃其強盛思欲追蹤漢武戎車屢動人不聊生十餘年間亡身戮國陛下威加海外無遠不臻深惟二主以爲殷鑒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等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宗曰朕遇千慮一失必望有犯無隱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太宗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不可造次

為天下主誠亦難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
即為天下所聽用得好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
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誠懼
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審悉公對曰舉選之事
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先訪
其行審知其善然後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
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患極多但亂
代唯求其材不顧其行太平必須材行俱兼始可任用
也

對鐵之為用

太宗曰鐵之為用無處不須至於金銀玩好而已不知
何意人皆愛之公曰兵杖農器非鐵不可金銀珠玉唯
有豐年人以為貨故諺云豐年珠玉儉年穀粟太宗曰
正為蕃人愛不可全棄

對侍臣全無諫爭

太宗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為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
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公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
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
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謬諤為忠
則人皆晏子陛下每稱述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

敢不盡其忠

對李密世充優劣

太宗問曰義寧之初國家雖有關中王世充李密各自割據當此之時諸君所事之主誰優誰劣公對曰李密智計英拔而器度局小戴胄奏稱王世充言議分明繁而寡要為化但為一時之利不堪思其後圖太宗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若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實可為誠公等宜念公忘私榮名高位可以長守公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常以此為政天下不得不安四海不得不樂

對吐谷渾使人懼

吐谷渾使人請婚唐儉奏稱其使大戰懼太宗曰公等以此言虛實公對曰今四方諸國並為陛下臣妾若發一使遣諸國征之立即敗亡何得不懼也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內則淫蕩於聲色外則勦人以黷武遂至滅亡朕觀此但以清靜撫之今百姓自言安樂豈知朕之力也公對曰堯人擊壤而歌亦云帝有何力於我哉只將此事以為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

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公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對隋日山東養馬

太宗曰隋日山東養武馬一匹百餘貫錢公對曰當時官人因自販馬粟麥既賤立限令市非理督責乃至破其產業官人馬盡便寬其日月百姓不堪所以聚而爲盜太宗謂侍臣曰朕身不下殿堂而四夷賓服此之功業實所重惜思安其術未嘗一日忘也朕見隋煬帝都下不以官人違法爲意性多猜忌唯慮有反叛者朕則不然但慮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寬滯每見告密之徒殊不掛意宜體此心務以德養人即是勿毀之道公對曰陛下平定宇內實如詔旨今功業既定天下已安而日慎一日務以德勝臣等雖愚敢不奉識聖意太宗又謂蕭瑒曰卿在隋時數見皇后否瑒對曰自其兒女不得相見臣何人也輒得見之公曰臣聞煬帝特不信齊王常有中使察之奏其飲讌則曰經營何事稱意若其憂悴則曰彼將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至是而況他人乎太宗曰今朕視正道勝煬帝知齊王遠矣

對隋主入突厥界

太宗曰太業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馬之強自古已來

魏真公諱... 卷之三
不過一兩代耳大業之末胡人極盛今一衰弊並為我
擒以此觀之富貴不可驕逸也公對曰天下安危唯在
為政善惡臣觀隋氏突厥之敗實由貪殘放逸陛下居
安思危故得天下靜謐

對不見讜言

太宗謂侍臣曰比三兩月來不見公等讜言未知以朕
不可諫爭隱而不言為是庶事咸得不須論也公對曰
陛下每見一事即為鑒誠臣等深識聖情必事理有違
豈敢隱而不奏然比來大使既出內外無事所以不論

正觀八年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凡十三人
分行天下問民間疾苦俾使者所至如朕親睹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太宗曰古來雖復時遭喪亂未有如隋日者朕皆平之
功何如古人公對曰前代雖逢喪亂皆有牧宰割據不
過數歲即有所歸至於隋末天下鼎沸百姓塗炭經十
餘年陛下應天順人一時平定此乃再造天地重立區
夏此之功業古人未有

對人君所務寬厚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唯在寬厚非但刑
戮乃至鞭撻亦不欲行比每人嫌朕大寬未知此言可
行否公對曰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實非久安之策

臣等見隋煬帝初有天下亦大威嚴而官人百姓造罪未一今陛下仁育天下萬姓獲安臣下雖愚豈容不識思造太宗曰公等假以爲非朕終不改此志

對向曉後有一星

太宗謂李靖等曰今日向曉復有一星出東方舊者合皆沒何因更有此星又曰掃屋公對曰典籍所載有長星有孛星有彗星長星其形極長孛星小短彗星如掃形今人所謂掃者即是彗星公又奏曰臣聞古帝王未有不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誠懼反覆思量深自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爲災

對人身假令無病

太宗曰夫人之身假令無病不免有疥癬及時有小惡處用人求備理實爲難公對曰自古爲政但舉大體堯舜之時非全無惡但爲惡者少桀紂之代非全無善但爲惡者多譬如百尺之水豈能無一枝節今官人居職豈能全不爲非但犯罪者少即是大化

對百姓藉我撫養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今天下百姓藉我撫養先須令我安穩今上封者唯道九成往來百姓辛苦公對曰陛下意存容納許其進言則妄處多不妨時有可錄陛下所

有短長此人多不肯隱但容納之亦是善事

對百姓大似信佛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人欲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其上書公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退浮競且道俗事既不同昔釋道安一時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翼以爲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引之昇殿顏延之云此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若欲崇信佛教豈須日別見道人

對兒子常一處

吳王恪奉見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於兒子常欲一處但家國事義實亦不同欲令其子孫代代相繼且又絕其覬覦朕今供養太上皇與私亦異以鎮撫四海不貽太上皇憂爲孝則天子之孝也公對曰臣聞孝行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富有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同進饘粥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主豈比庶人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

對無事與公等飲

太上皇幸兩儀殿內外群臣奉見太上皇還西宮太宗

魏鄭公諫錄 卷之三
從至大安宮還顧謂長孫無忌等曰今天下無事侍太上皇與公等同宴可謂至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蓋非常安之法公對曰陛下酣宴之後猶不忘庶政古者堯舜禹湯所以大平實用此道太宗因曰古之人君處廊廟居逸樂臣下一事失所便棄前功解免黜放急處如此公對曰人君發怒於一臣將行刑罰而能念其舊功者鮮矣陛下今發德音臣等幸甚

對言者君子之樞機

太宗曰朕每思言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匹夫之間出言不善人或記之成其耻累朕則四海之主出一言失所虧損豈同匹夫者耶公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爲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之所誠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
真
心
言
錄

九
三
三

一
三

魏鄭公諫錄卷之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多覓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爲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公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則薄令小則厚理人當亦如此由是魏國大化臣今量之陛下爲政百夷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

唐尚書吏部郎中瑯琊王方慶集 明尚書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句吳華雲校



亦歸之於厚此即是已足也

對周齊末主優劣

太宗謂公曰昨進周齊史看末代之主爲惡莫不相似俱至滅亡然兩主若爲優劣公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即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而論齊主爲劣

對平定四方

太宗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憂矜百姓雖不及前代哲王比煬帝故應萬倍但君臣相須事同魚水然魚不得水則不立水無魚則廢世有理亂移易風俗終自如舊固知國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翊戴方得保其尊榮公對曰昔楚王召詹何爲相何曰唯解修身不解理國王又遣使重請何曰未有身正而國不理者今遠方慕化並由陛下克己自修所以夷狄咸知效命

對刑法寬猛

太宗御太極殿大赦因謂侍臣曰爲君極難法若急恐濫及善人法若寬則不肅姦宄寬猛之間若爲折衷公對曰自古爲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糾之以猛時旣不常所以法令無定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過於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國已後纔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朕爲此不得不懼且天下百姓傾耳側目唯看善惡朕豈得不自思之公對曰自古以來人君爲難祇爲出言即成善惡若人君出言欲聞已過其國即興若出言欲人從已其國即喪古人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正爲如此但天下人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輔佐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則進奇服異器好鷹犬者即欲勸令畋遊所欲自進者不覺爲非皆言爲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則姦人不能自效如開其路則人人欲遂其心矣太宗曰然

對隋大業起居注

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對曰在者極少太宗曰起居注旣無何因今得成史公對曰隋家舊史遺落甚多比其撰錄皆是採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爲實又問隋代誰作起居舍人公對曰崔祖濬杜之松蔡允恭虞南等臣每見虞南說祖濬作舍人時大欲記錄但隋主意不在此每

須書手紙筆所司多不即供為此私將筆抄錄非唯經
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對帝王有盛衰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猶朝之有暮皆
為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其過以
至於滅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徧覽天下故布之卿等
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公
對曰自古亡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
能長久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
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等濫當重任今又親
蒙誠勗唯知自勵敢不盡心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
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產業守其資財即
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已雖數賞賜亦不如不得公對
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
而云帝有何力於其間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
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出畋逐獸碣入大澤
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
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

於是送出澤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之中厭而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繒弋之憂龜鼉保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鈎射之憂今君逐獸碣入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鄉言是也

對月令蚤晚有

太宗謂侍臣曰月令蚤晚有公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自呂不韋太宗曰但爲政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否公對曰秦漢已來聖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善但古者設教勸人爲善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有此太宗曰月令旣起秦時三皇五帝並是聖主因何不行月令公對曰計月令起於上古是以尚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

對讀書善事

太宗問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並即行之都無所疑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爲不易朕比任使公等

數人何因政化猶不及文景公對曰陛下留心政道委任臣等逾於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於文景不足以方聖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為政者皆欲比於堯舜及天下既安即不能終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盡心竭力及得富貴即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懈怠豈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確論至理誠如公言

對弘演內肝

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對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讓為智伯報仇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讓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為報仇今為智伯何也讓答曰臣昔事范中行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何患無人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為常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減隋時懷洛已東彫殘人不堪命而畋獵尤數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

懷州遊畋是不得復至洛陽矣夫四時蒐狩既是帝主常禮今幸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爭自有常准臣貴有辭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詛公對曰國家開正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極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片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醜詞臣諫其君甚難折衷從容諷動使行之孔子曰凡諫有五吾從諷諫漢元帝嘗耐祭宗廟出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前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勳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不可不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能諫其君者也

對百姓安否

公拜掃還鄉太宗遣三衛二十人從仍借殿中馬三十匹賜物七百段并給傳乘至是還奉見焉太宗勞之曰今日卿至真可謂喜也公再拜謝太宗乃問所經百姓安否公對曰百姓咸蒙亭毒之恩並得安居樂業太宗曰朕存心愛養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獵一事耳時桂陽主在座奏稱陛下出遊唯將近親左右及給使等何關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舊有兒子無賴破其

產雖不關已然心必惡之又曰去冬暮從懷州還有人
言陛下復欲幸關南在外悉裝束訖而竟不行因何有
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但畏卿嗔遂即不去
公再拜謝

對守文創業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文孰難左僕射房
玄齡奏稱天地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敗乃服由
此言之草創爲難公對曰帝王之起必由仁德天下樂
推同心協力爲物除害天授人與讎爲不難然旣得之
後志趣驕逸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休人已彫殘而哀歛
不息有國之弊常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謂
房玄齡曰卿所對不如徵之切也

對君臣治亂

太宗謂侍臣曰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
於上二者苟違何者爲甚公對曰君心向理則照見下
非若誅一勸百誰敢不畏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
里奚伍子胥之在吳虞不救其禍太宗曰必如此也齊
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對曰遵彥
彌縫暴主救理人物纔得免亂亦甚艱辛與聖主嚴明
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語

對山崩川竭

太宗謂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爲災比來水旱不調抑亦由人事公謝曰山有朽壤而崩古人不以爲患唯政教有失乃以爲災太宗曰然

對隋主博物有才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悅堯舜之風醜桀紂之行然而行事即與言相違何也公對曰自古稱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戰雖聰明聖哲以難續晁旒垂耳目隋主雖有俊才無人君之量恃才驕物所以至於滅亡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蚤寤亦不至滅亡也

對往歲馬料

太宗曰往歲馬料甚厚今唯料麩三升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千人出准計所費與舊當減半何爲往日人多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對曰往歲所須皆於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於倉庫出供所用雖多不擾百姓所以用雖少於往時而供進時有所闕

對古今人同異

太宗問曰今人與古人同耶公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朴

魏與之書卷一
今人澆浮以臣量之勢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
古古之君臣為化唯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帝王唯損百
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百姓為心
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對慶善樂為文舞

慶善樂為文舞破陣樂為武舞詔公及虞南褚亮李百
藥等為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製禮作樂
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刊
定未知堪為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事施
令有即為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堵
海內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終自我作古何慮不法若遂
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後法不法猶在朕
耳公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已來未有
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修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
豈止子孫而已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
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化稱為聖主及秦之胡
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
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

習朕弱冠交游唯柴紹實誕然則誕等爲人旣非三益
及朕居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禹之明庶免乎孫皓
高緯之暴以此言之復不由染何也公對曰中人可與
爲善亦可與爲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
天平定寇亂救地人之命旋致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
聖德但傳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
稱善

對漢代常以八月選子女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
麗者載還後宮此不可爲法然即日宮內甚多配役之
口使其誕乳諸王是非所宜據此論選補宮列理宜依
禮公對曰人多惑嬖色乃致敗亂周幽惑褒姒晉獻惑
麗姬耽於寵欲廢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喪西周獻
公身雖獲沒禍延數代嬪御之間所宜深慎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太宗問侍臣曰帝王之興必有天命非幸而得之也房
玄齡對曰王者必有天命太宗曰此言是也朕觀古之
帝王有天命者其勢如神不行而至其無天命終至滅
亡昔周文王漢高祖啓洪祚初受命則赤雀來始發迹
則五星聚此並上天垂示徵驗不虛非天所命理難妄

得朕若仕隋朝不過三衛亦自惰慢不爲時須公對曰
易云潛龍勿用言聖德潛藏之時自不爲凡庶所識所
以漢祖仕秦不踰亭長

對封禪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
公等以爲何如公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已
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旣行不能全無使役
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
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
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太山功歸於天
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謝太山公等
評議

對積德累仁

太宗問公曰朕爲人主實仰止古先帝王至於積德累
仁豐功厚利四者朕皆行之何等優劣公對曰德仁功
利陛下兼行矣至於功利二善所益居多夫平海內之
亂除戎狄之害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復生業是陛
下之利

對賢人出仕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進則利物榮主退則官達

名成勤於此事聞之益少唯有見惡如崩淫酒是務此皆不學而能是以善人常少惡人居多古人稱百年一賢謂之比戶企佇竒才常不可得公對曰夫賢人居則善其身達則兼濟其物是以明聖求之不有懈怠

對帝王不能常理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朕喜得此事故共公等樂飲此非朕一人之力亦由公等共相存輔然安不忘亡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慮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公對曰自古以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化臣等駑蹇不稱陛下所任然臣等雖不堪任用陛下放黜即得若有賢臣但令君不思化亦無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以為喜此由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曰萬機事重豈得不思公可語起居郎常書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即向朕道

對加蘭謬罪

太宗與大將軍蘭謬語謬不對太宗怒而繫之後知其聾乃釋不問謂侍臣曰我昨發怒蘭謬若遂加其罪豈

不枉濫公對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今陛下思怒蘭蓼遂能却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對凌敬乞貸責所舉

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公等濫進何也公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爭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為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即附託官人迴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事實未乖陛下未用其長唯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甘心

對高麗等三蕃僧求學

高麗等三蕃僧求學至中國游萊州萊州以聞太宗曰不須遣來此非為學問但覘國家虛實耳公對曰陛下所為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蠻夷亦無益也

對可愛非君

太宗曰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之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公對曰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魏鄭公諫錄

魏鄭公諫錄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鄭公諫錄卷之五

唐尚書吏部郎中瑯琊王方慶集 明尚書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司吳華雲校

或奏公阿黨親戚

或奏公阿黨親戚者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謬妄彥博奏魏徵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避遠嫌疑爲人所道雖情在無私事亦可責乃令彥博以此責公因謂之曰君前後諫爭凡數百條豈以小事捐君衆美自今以往不得不存形迹也經數日太宗問公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公正色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何因不作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叶契義

體一同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
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發此語
尋已悔之君不得因茲遂懷隱避公乃再拜而言曰臣
以身許國正道而行必不敢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
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公曰良臣稷契
咎繇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愛
顯號子孫傳業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
國並喪獨有其名由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謂曰君但
莫違此言朕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一百匹

權貴疾公

權貴疾公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曲反覆不
從不止意以陛下為幼主不同於長君太宗曰朕少不
學問唯好弓馬至於起義即有大功既封為王偏蒙偏
愛理道政術都不留心及為太子初入東宮思安天下
欲克己為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弘我以道勉強
從之大覺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平並魏徵等之力
所以特加禮重每事聽從非私之也言者乃慙而止

霍行斌告變

霍行斌告變公預其事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此言大無
由緒不須鞫問行斌宜付所司定罪公曰臣蒙近侍未

以善聞而有大逆之名罪合萬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將何以自安請鞫之尋仍拜謝太宗曰卿之累仁積行朕所自知愚人相謗豈能由已不須致謝也

房玄齡考績不平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付侯君集案之公奏稱無阿私必不可推鞠太宗大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君集君集奏稱臣謂魏徵玄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黨固執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不當祇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即推繩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為國無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正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問

侍宴於丹霄門

太宗宴於丹霄門樓極歡長孫無忌奏稱王珪魏徵昔在東宮臣等疾之如讎豈謂今日並坐而宴太宗曰魏徵等既能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恕朕能拔擢用之以

至今日足謂無愧古人酒酣太宗謂曰微每諫我不能得即嗔公等知否公對曰臣諫不得實未有喜亦不敢嗔太宗曰君若不嗔何因臨時不應公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進諫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太宗曰當時且應更別陳論亦何為不得公曰昔舜戒群下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別陳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此實不然朕但見其所為只覺婉媚耳公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數犯龍鱗太宗曰史官須記此言

論止足之分

公頻論止足之分太宗未之許公曰群臣委任既久許其避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預察群才又無獨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廉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今足為將來永法太宗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同異待至京下當別議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謂群臣曰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蓋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乂安邊境無事時和歲稔其忠益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內道未有其人太宗親

定之問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先使右僕射李靖對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耶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爲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從公等語遣去朕若有得失公等能止耶乃令李靖充使公從往九成宮

太宗御西堂宴集

太宗坐於丹霄門外之西堂引公及右僕射李靖中書令溫彥博等入宴言及群臣才行謂靖等曰朕自爲王至於今日官人或上書獻計勸朕爲善者多矣日月稍久官職漸大志意即移言論漸少無不衰倦唯魏徵與朕爲善官職益高志節彌厲見朕一事失所甚於已身有過朝夕孜孜終始如一自立以來唯見此一人而已是以敬之重之同於師傅不以人臣處之其後每謂房玄齡等曰魏徵被我拔擢特異其報我亦深矣君與我契闊艱辛多歷年所勞苦之極人莫能加然自即位以來輔弼我躬安我社稷成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君不得與魏徵比矣

文德后載誕侍宴

文德皇后誕公主月滿宴群臣於丹霄殿太宗命公圍碁賭公再拜曰臣無可賭之物不敢煩勞聖躬太宗曰

朕知君有物不須致辭公固言無物堪快進者太宗曰
朕知君大有忠正君若勝朕與君物君若不如莫虧今
日遂與公碁纔下數十子太宗曰君已勝矣賜尚乘馬
一匹并金裝鞍轡勒仍賜絹千匹

進五代史

武德中公與侍中陳叔達中書令蕭瑀左僕射封德彝
太子詹事裴矩等同奉詔分修魏梁陳周齊隋六代史
侍中已下各居權要既不相統攝撰者無所稟承事歷
數年竟無次序貞觀初公爲祕書監乃奏停後魏而修
梁以下五代奉勅遣祕書丞令狐德棻祕書郎岑文本
撰周史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撰隋史著
作郎姚思廉撰梁陳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撰齊史師古
徙職以許敬宗代之公受詔總加修撰裁定去取咸資
筆削多所損益務在簡正隋史序論皆出公手梁陳及
齊各爲總論梁史六秩五十六卷陳史四秩三十六卷
周史五秩五十卷齊史五秩五十卷隋史六秩五十五
卷奏之時稱良史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
千段

讓左光祿大夫

公詣朝堂抗表讓左光祿大夫附崔確奏稱臣在隋朝

備經喪亂如臣流輩死亡略盡臣得奉太平又特蒙拔擢恩澤既深唯思報效但臣先有眼疾比加風疹轉加增劇天纔陰晦數步之外全不見人倉卒轉動即覺心識悶亂方今天下無事英彥如林無容痼疾之人久在樞近非但不可更加二品仍乞解侍中之職授臣一二品散官不離左右足申愚見拾遺補闕非敢虛飾此實臣志願太宗令崔敦禮謂之曰國之安危資於輔弼得其人則日隆日化失其人則敗不旋踵公寬以接下忠以奉上朕每有乖僻公未嘗不言社稷安危唯公是寄假使公全無兩目猶當昇公置於左右朝夕諮詢况公所患非重便欲拂衣高蹈匪獨乖於朕意僉議以爲可

太宗移舊閣

太宗謂侍臣曰我疹病移一舊閣伊乃謗我作望陵臺公等須爲我鞫問取謂楊師道曰卿道姜行本作處用十車銅聞誰道師道奏曰魏徵道太宗問公曰何以生此公不應太宗再三問對曰道十車銅是諫爭語臣若道姓名其耶是訕謗必不益聖德太宗曰我有事皆向卿道今卿乃爲在下不向朕道是朕盡心向卿卿不盡心向朕也因令御史引出鞫問之乃謂治書侍御史杜

正倫曰朕於天下亦是有功每至祠祭雖不親行常心懷悚懼魏徵於朕非義從府臣朕於罪人之中擢與富貴得朕借問遂有所隱朕事天即能長敬魏徵即事使不盡心昔蕭何有大功於漢家祇為請上林地漢高祖尚繫械之計魏徵勲庸豈得與蕭何為等朕為其能諫爭遂寵遇至此乃恃寵自驕朕昔問房玄齡事答云不知徵當即奏稱豈有人臣報主得有所隱朕今借問便不盡心遣御史推問乃負氣作如此行步若朕兒能諫爭還作此驕慢亦須撲殺朕到伊上豈有顧惜看伊意况似國家不得伊時即不得理古來帝王未有魏徵亦得為化在朕今日何藉魏徵勅杜正倫速按問公附奏稱此閣初移臣等面奉勅旨本為避濕所造不多但衆庶無知或有謗議臣初間望陵臺名即欲內奏仍共揚師道平章云此名必是浪語若出閣名百姓自然不惑師道語臣有便即奏至尊聽其與說不願即顯姓名非是欲私其人故隱不道陛下深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目非問無由得知臣數日前見少府監官某乙問訪比來作司事務多少云更無造作事亦不多但北門造閣處須釘鑠甚急恐少便須市供作司唯恐闕乏獲罪臣即語云移一舊閣費用幾何報臣云雖是

舊事料理釘鐮須十車五車臣即向師道說前日面奉進止所造蓋亦不多役人又是丁匠何因人有此語師道共臣平章只是至尊每事存養無所造作人見小小事即以爲多百姓不可家至戶說那可彰其言語遂釋不問太宗御百福殿公奉謝太宗令韋挺謂之曰卿罪重於千鈞朕任卿使卿踰於管仲自近代以來君臣相得未似今日昨問卿事遂隱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恠恨向若遂即不道終不與卿相見欲論十年任使一朝遂失朕意可不惜耶賴卿出外列其姓名朕錄卿忠誠所以不責公對曰臣本九泉下人蒙陛下拔擢職在樞近已經十年情有所守昨日遂被聞奏罪合萬死陛下平一海內愛養生人天授明德情存至化軍國機務皆出聖躬臣承受不暇有何功績昨日若死今日無由奉見聖顏

太宗即位有上書者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躬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耀兵振武威懾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旣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凡以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

任用豈不得人公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臣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所益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太宗幸積翠池賜貴臣宴太宗曰今茲年穀旣登邊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舉酒酒酣各詠一事公得西漢其詞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赴鴻門駢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栢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所言必約我以禮此語意極好特宜記錄

皇孫載誕侍宴

皇孫載誕太宗幸東宮置酒極歡群臣等奏稱皇子多已長成而陛下初未有孫今者東宮先誕首嫡此卜代之休徵無彊之美慶也率土蒼生莫不抃舞臣等喜躍特百常情太宗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是社稷之慶公等又助朕盡飲朕安得不喜酒酣太宗召左僕射房玄齡及公於御牀前地席謂曰貞觀已前從朕平定天下夷凶剋亂周旋艱辛玄齡功勲何所與讓太宗自解佩刀以賜之又曰貞觀以來盡心於主獻納忠謹國安人利犯顏正諫匡朕之違唯見魏徵一人古之名臣何以加此又解佩刀以賜之

上類戴氏禮

戴氏禮并爲注解二秩二十卷上之詔曰禮經殘缺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冊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錄以類相從別爲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祕書仍令繕寫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本并賜物一千匹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太宗與群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太宗曰符永固何獨爲所稱房玄齡對曰爲任使得人則見稱無其人則不見稱當時爲有王景略太宗謂群臣曰此猶朕之有魏徵公拜謝焉

豫章公主薨

豫章公主薨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群情悚慄咸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朞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悼往之義足爲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濫蒙重任不敢寢默太宗從之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曰魏徵何如諸葛亮岑文本對曰諸葛亮一國之政內外寧安又行師用兵威動勅敵見稱今古魏徵雖未事事盡兼至於憂國如家忠言正諫朝夕孜孜古人亦無以加也太宗曰魏徵懷忠奉國蹈履仁義唯以道德爲務無所欺負執持朕躬必欲致於堯舜之上諸葛所行無以過也所不如者行師用兵耳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太宗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人不能善鑒已過如善爲文章工諸伎藝皆自謂已善他人不及若良工商略文匠詆訶蕪音拙句往往而有又譬傅母養子頰面豫飾乃堪見人若櫛髮必須明鏡覽其形容以鑒善惡以此而言人君亦須得匡諫之臣道其愆過即其爲政無大乖違一日萬機一人聽斷細微差僻安能盡美唯有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其進喻啓沃有同明鏡分明善惡瞭見已形旣數殮嘉言安得不喜太宗因舉觴以賜房玄齡高士廉等數數勵之

辭太子太師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加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望遂命草詔謂侍臣曰

其辭乎皆曰微昔為侍中卒以退讓儲傅之重恐必不當太宗曰微識吾此意將不固辭矣及詔下拜為太子太傅公自陳有疾太宗謂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忠正以為輔弼昔周幽晉獻廢嫡立庶有國行此國必危有家行此家必敗如漢家幾廢太子賴四皓來助乃始得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疹病可卧護之公乃就職

手詔問疾

公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憤甚深自顧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鑑鬚眉可謂實也此欲自往恐勞卿所以使人來去若有聞知此後可以信來具報公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今大臣進一人則疑其意故拜一人則疑其奪權欲遣其人若為展力所以契闊艱辛同其生死聞一人之言即謂可信新來言者何以明其無私又奏曰古者雖犯重罪君上每言寬宥必不獲已方始加刑且人君之威甚於雷霆今欲加其罪則理外誣造將宥其過則法內曲辭欲求刑必寬平吏不嚴酷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

比見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來漸不可長又奏曰君子有諸已然後求諸人無諸已然後非諸人所藏於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臨朝堂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乃未免私僻之事或恐有所不便聞於在下即橫加威怒以掩塞之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蓋彌彰掩之何益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誠心布公道今之爲政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爲非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是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今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朕遣人至宅就求其書得遺表一紙始立藁草字皆難識唯有數行乃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宜詳審若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化矣其遺表如此何必在多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書於笏知而即諫也

魏鄭公諫錄卷之五

右魏鄭公諫錄五卷唐藝文志以爲魏徵諫事
司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事蓋一書
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章爲已任前後二百餘奏
無不剴切當帝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纔斑
斑焉至於問對之辭往往略去間有登載或文
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形跡往復
難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書乎見之是爲
有補世教不可以不傳 陳叔進舍人得
本以屬予客馬叔度校正凡謬誤一百四十五
字刊于 齋淳熙己亥十月上澣吳興李

爲下效理必然也雖加之以罪必不心伏太宗稱善

手詔重問

太宗手詔曰近來疹病何似漸得可未卿患日久言面
已賒理國立家方知難耳比日自爲勞思委頓始驗任
人則逸自任則勞非虛言也此懷公想知之可以意得
書何盡心略而言耳

賜殿材爲起堂

公宅內無堂太宗常欲爲營造公謙讓不受太宗慮公
疾甚乃以小殿材爲造焉五日而成仍遣中使齋素屏
風素褥几案牀等就賜之遂其所尚也公附表陳謝太

宗手詔曰觀卿書不如尋常憂惋之情切朕懷意處卿至此當為橫濟黎元經圖達化耳豈為朕一人而已何事果來相謝

太宗親臨喪

公疾亟太宗幸其第宅因屏人而語明日降手詔曰觀卿形甚憂悶昨語深慰昨坐久何似但得眠即無苦以卿有古人之風今送被二張勿辭也太宗又幸其第公命加朝服拖紳以見太宗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公對曰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乃拜其子叔玉為朝散大夫并賜牙仍遣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夜宿公第動止輒奏皇太子亦再幸其第對之流涕公薨夜太宗夢公若平生及朝而奏之太宗趨臨赴哭之甚慟廢朝五日皇太子亦於西華堂舉哀悲不自勝諸王及文武百官諸州計吏九品以上皆赴喪所詔贈司空相衛黎魏洛邢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因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志也

牙字下恐有闕文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二史云相州都督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公葬日勅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計吏並送至開遠門外太宗幸苑西樓望哭盡哀令晉王宣勅祭之太宗因

望送作詩曰閭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
橋非舊餞慘日映峯沉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
乍舒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芳春共
誰遣御撰碑文及挽歌詞仍親爲書太宗思之不已遂
登凌煙閣觀其畫又賦七言詩送靈座焉其辭曰勁篠
逢霜推美質台星失位天良臣唯當掩泣雲臺上空對
餘形無復人

太宗臨朝詔群臣

太宗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
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
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朕遣人至
宅就求其書得遺表一紙始立橐草字皆難識唯有數
行乃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惡任善人則國安用
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
唯見其善愛憎之間宜詳審若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去
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化矣其遺表如此何必在多
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書於笏知而即諫也

魏鄭公諫錄卷第五

右魏鄭公諫錄五卷唐藝文志以爲魏徵諫事司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事蓋一書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爭爲己任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纔斑斑焉至於問對之辭往往略去間有登載或文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形迹往復難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書乎見之是爲有補世教不可以不傳

陳叔

進舍人得本以屬予客馬叔度校正凡謬誤一百四十五字刊于

齋淳熙己亥十月上澣吳興李

魏鄭公諫錄卷之六

對人主明暗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對天子無所長憚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
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
意未副人望魏徵曰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
善矣

對治國如治病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
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
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
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諫作飛山宮

上作飛山宮特進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彊不虞
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
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
宇安千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
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疏陳十思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
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
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
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

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
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
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
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
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疏取鑒於隋

貞觀十一年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之志
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
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
倉廩戶口申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疆
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
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
役無窮征代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鑿
形莫如止水鑿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
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
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
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疏信用君子

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今而行
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

夫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
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其遇小人
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
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
有欺况內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
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
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
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
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
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
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疏宜信大臣

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
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
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
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
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
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
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目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
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

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

對朝臣不論事

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

右九條見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

疏言漸不克終十事

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幃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諭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寔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之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恠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輩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懼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之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旣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

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入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下望朴素力役廣而莫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

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
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
旨不肯諫疏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
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
携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
寧故死不携貳也比者疲於徃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
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繼屬於
塵遽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
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
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
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
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
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
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
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賜黃金十斤
馬二匹

右一條見唐書本傳

按資治通鑑洎唐書列傳載鄭公諫疏十餘
事皆錄中所無者公一言一字莫不欲堯舜
其君此不可弃也地官華補菴先生將以直

道風天下校刻此書命予重校敬錄此十條
附簡末另為一卷以補前人所遺云

樓 嘉靖丙午三月之望吳郡彭年敬識于光霽

魏鄭公諫錄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